

劉太馨小楷



河北教育出版社

劉太馨小楷



河北教育出版社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劉太馨小楷 / 劉太馨著. -- 石家莊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434-7657-8

I. ①劉… II. ①劉… III. ①楷書 - 書法 - 作品集 - 中國 - 現代 IV. ①J292.2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119240號

書 名 劉太馨小楷

編 著 劉太馨

責任編輯 牛亞勛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莊市聯盟路705號, 050061)

發 行 河北麥田圖書有限責任公司

印 制 石家莊大視野彩印公司

開 本 787 1092毫米 1/8

印 張 12.5

字 數 2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34-7657-8

定 價 50.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八榮八耻

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耻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耻
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耻
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耻
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耻
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耻
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耻
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耻

太馨書於石家莊



貳仟零玖年冬月

《八榮八耻》說明

選自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2006年3月4日在政協民盟、民進聯組會上關於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講話。

王勃滕王閣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
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榮戟遙臨宇文新州之
懿範瞻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祠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
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惟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
宗阿臨帝子之長風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縈回桂殿蘭宮列
岡巒之體勢披綺閣俯雕甍山原曠其盈川澤野其駭瞻閭闔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
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瀾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唱遠興
遙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並窮睇眄
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
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閭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呼時
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竊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
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
榆非晚孟嘗高潔空餘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
筆慕宗憲之長風舍管筍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托
龍門揚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宴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
承恩於偉饌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滕王高閣
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己丑之夏大聲書於石家莊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周間列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游亦可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廬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燭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顛與民同游觀之樂遂賜嘉名為閩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夫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憑欄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迷賦城池之高深閭閻之嚴固必曰此朕擲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來庭壘環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陲之遠亦益思有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黽足之煩農女有撝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於社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闢夫長江而已哉彼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弦之淫響藏蕙趙之艷姬不旋踵間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遙迤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閩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周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雅霄軒之功者圖治勅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太聲書於石象莊

貳零零年夏



韓愈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呼！師道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也，非吾所為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苴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甲申年太醫書於石家莊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子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霆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劉太馨習字於石家莊



公元貳零零玖年夏月

蘇軾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依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裊裊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郁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酹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太醫書於石家莊

甲申年夏月



歐陽修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回峰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諸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為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提携，往來不絕者，滁人游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中者，奕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喧嘩者，眾賓歡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之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而能同其樂，醒能述之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大鑒書於石家莊



甲申年夏月

魏徵諫太宗十思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求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成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維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恭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優懈怠則思慎始而敬忠慮雍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官之職役哉

太僕書於石象莊



貳零零玖年夏月

陶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徵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文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大馨書於石家莊



丙午零玖年夏月

陶淵明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漁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謁太守說如是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劉太馨書於石家莊



丙午零改年夏月

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蠶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甲戌初夏大馨書



王羲之蘭亭集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太馨書於石家莊



貳零零玖年夏月

史記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經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知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彼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過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故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問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採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士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繯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以達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牘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劉太警書於石家莊



貳零零叁年夏